

水心先生文集

一



水心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烏程劉氏藏明正統本

水心先生文集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
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
老由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
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
堂入清廟蔽冕崇麗金奏而玉
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
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
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
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
常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
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

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
騁馳以其力雕鰈以其巧彰施
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
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
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
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
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
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
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
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
叅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

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豬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

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人大梁趙汝諧序

余幼時

先君東臯處士以遺書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讀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纂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枯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亡其七八公暇躬自磨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余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續梓以求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正之

正統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蘇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重刊葉水心先生文集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

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辯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

字公允早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序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爲二十九卷鋟梓以傳而屬直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所當爲上之人之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

也而知之深好之薦勤敏足以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尚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爲序而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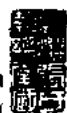
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泰和

王直



書

水心先生文集總目



奏劄一卷

狀表一卷

奏議三卷

詩三卷

記三卷

序一卷

墓銘十三卷

行狀 謚議 銘 青詞 疏文 卷

祭文一卷

書 啓 一卷

雜著一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一

奏劄

章貢黎諫編集

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爲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今日之牽易者且習聞卑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爲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爲楚僞齊楚懶之還五路河南今苗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頗亮雖威震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挾號搖關輔得其要郡而牛馬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宜真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臣以爲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

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稽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爲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既窺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淳海番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熱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幹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覓紛亂元約而已黏罕接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親而已青城之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是三狡者可謂廢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爲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繼損不較而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率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性來耳置不戴之難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虜弱既已久矣陛下欲高加回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沈滄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同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

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發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并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穉翁然附和更為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弃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為奇謀秘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觀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功業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為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為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筭張浚經畧致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俊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通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粟充就勦績者乎今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為閥閱以勾校朱墨為詳陳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為有智能斬一賊卒遂自負為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

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李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為五代發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錄分以士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綱疎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崇安靖以為寧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為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為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為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費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為兵不以兵為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為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

廟禁見卒至六十萬群珍貴將廢祿無算外廬州縣
內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
爲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爲患矣未有皇皇
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
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一賊免役錢
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而盜禁盡頭手勘合免
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
制錢爲州之害月播板帳爲縣之害而四屬折估青
草水脚對減數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爲特甚天下
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
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二也夫
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愆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
整軍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
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
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
受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閹節交而民冤不直
事滯不決小治若此况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
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
疲吏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
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
非法無央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
變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
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
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

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
志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
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爲某官孰不堪爲某官孰
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
以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之餌學科舉掛名法計級
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
小人之有哉燕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
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
格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
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
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
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
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
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
偷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爲愧信臣
未足承接器百而外庭或以見疎爲疑公卿大夫私
竊告諸戚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爲者姑以養身甘食
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
寢賊者歟訟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
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
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所持而獨行哉一世之人
維繫手足壅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
爲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
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

今之所謂不可者然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難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膺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其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投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難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爲機自我發而非彼之衆時自我爲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豈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豈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置之廢亮之頑幹嘗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爲率易苟且習聞卑論縵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

對清光發緒論 陛下加聽之顧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於陛下也

上 光宗皇帝劄子

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旬浹遽詔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汎濫條奏苟應故常惟陛下少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爲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鍥剔根柢不憚改爲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循姑息隨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理差舛久而無暇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况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并當僻陋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賓服之時則必思養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豈我本朝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歟豈以爲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并僻陋而

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救抑以爲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保守夷狄實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無乃當微弱分裂離耻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全盛夷狄實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幾乎強大混井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馮難醫不能起疾未秀難種迄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善者六事 今日之國勢未善也 今日之士未善也 今日之民未善也 今日之兵未善也 今日之財未善也 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衰以攷見 宣和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疎屬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室之後大亂相乘盜劫各字號據藩鎮者接踵如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驅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爲左社也國家 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孽力取幽燕貪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降

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奸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 建炎幸遠至溫台從衛禧祐分適洪贛川陝處置自爲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元術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爲承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用命首尾磨礱以退卻而元術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 宣和之末至 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載復之勲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雖耻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頗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躑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殞其首於是中原響舍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愛虜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雖已亡號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有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蓋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

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爭藝祖太宗之無敵是也讎耻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勾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年若曰業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也不知為者之有時而不為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也與無異則然則用機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意終於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援論矣何謂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易嘗不以任賢使能為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今日之所講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謹法習而行之更胥所工士大夫規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卓犖者反以材見雄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沉於卑賤老於歲冗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說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頹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群僚無充事之員幸時踴躍息而且以乏財為患者何數豈其既以為無用而可以抑遏又以為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為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為無用而不思其弊而

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蓋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援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唐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富貧專繫其用兵之多寡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獨奈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徵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為數某不可為數其不可為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為數某不可為數其不可為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為者何事歟曰月橋板帳爾總制上供爾驛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蓋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援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為拙以聚屯為病不敢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勝者屬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

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也駐四處騎兵買馬截獲網運貨力竭矣然而上下徇徇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藏遣賂貨空矣然而內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賸削廩賜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爲就使用之終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未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主制漫廢運漁鹽推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利酒稅征推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經總制錢強立窠名從而分紳和買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常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歟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爲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復出歟夫

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而猶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星分某布悉爲諸侯其自居者千里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峙雄雌所爭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奸跋扈致寇之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飲其密而亦不能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權變一總事機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知本朝之密者歟嗚呼靖康之禍何爲遠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臣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遑聞莫禦而汴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爲國利而忘其難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爲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盡而不能疎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宣於俗或事不便於時臣固以爲無大於此大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

此大者本傷於末藥心竊而披披支離渙散而臣之
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
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攷古今不能盡其
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策不能操其
決非豫觀成效不能待其久也 陛下不以臣之愚
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視今之
時 陛下以爲今果何時效果微弱則意固在於
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離取歟則
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
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爲中國全盛矣
扶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
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
陛下果斷改爲而已臣伏觀 壽皇聖帝在位二十
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
未酬親授 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
以過焉 陛下嚴祗寅畏足以膺受付托仁恕溫厚
足以慰養侯望應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
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
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
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千祀
流來無任恐懼

上 寧宗皇帝制子嘉泰三年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
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爲長久召事

公爲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與託淵然
以深其旨意汰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諷諫
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諷諫王多吉人
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
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
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關憂樂不以
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
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
世所能及也往者 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
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爲 陛下獻
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
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災疾羸殘目覩斯
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
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鹹甘苦之爭也使
猶有酸鹹甘苦之爭則非和矣乎如工人之器焉主
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
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
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如其平人臣誰無
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志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
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
人材復合遂爲 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
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來
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職
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爲先後如

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近法仁宗以無媚於卷河之詩 陛下財幸

劄子二

臣病苦餘日 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待泉南令又待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臣孫湖南士民之論以爲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輒不耐地之所產米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艘而同營展轉艱難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爲常俗其不耐小歉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十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爲一路通融有無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繞十之三四比湖北繞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屢減舊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此取之諸郡小款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貸爲諸司之倡去歲祁陽將團十借糧作過守令張聖一時駭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

悶然而止臣以爲一同事力彈乏至此平居不足以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辜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司所得屬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得宜制定規有則可以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所作爲萬一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雖熟計不敢奏陳蓋初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任今有通陳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行無使貽害足以爲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不幸甚

劄子三

臣切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承平常賦過取殊少起輸以產錢定入橫費不多吏畏民不輕出今民愛吏思其遺化每示蠲放不知督迫郡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更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四萬餘緡臣將去官百方補湊元交之數極爲費力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免復取一切之政既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復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逐年循習不加整會者二事其一兩外宗子等請受錢準元降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應副一半今熙嘉泰二年計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來價錢轉運司合撥